



独家专访
国漫新力量

9分钟短篇动画《界》荣获百万点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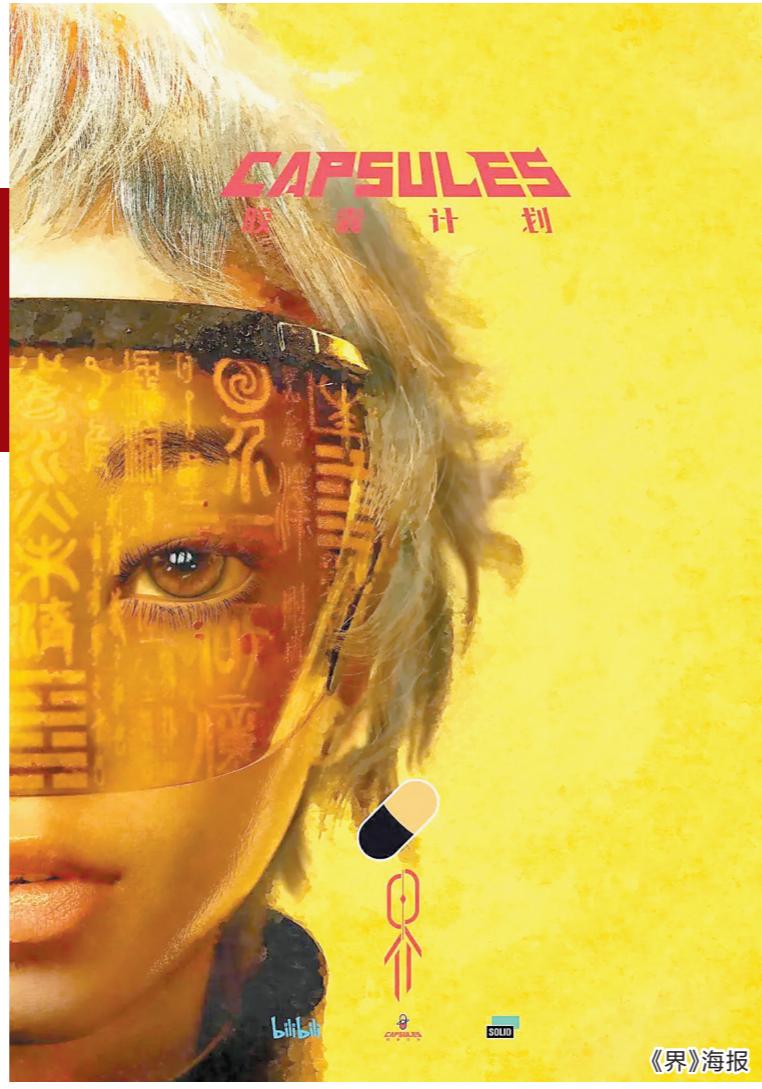
导演朱晓鹏 中国风科幻要有独立精神内涵

羊城晚报记者 艾修煜 实习生 吴曼纯

一年前，因一次“不抱希望”的投稿，广东潮汕青年朱晓鹏以家乡非遗项目英歌舞为题材创作的一人手绘动画《英歌》先导片幸运入选B站“小宇宙”计划。尽管只有1分钟，但凭借创作者对家乡风物的热爱、对传统文化的关注，《英歌》小小出圈，超10万的点击量代表了网友的肯定，也让朱晓鹏增强了做原创动画的信心。

近日，朱晓鹏延续了与B站网友的缘分，由他和深圳Solid Studio团队耗时14个月创作的三维动画短片《界》，作为B站国创动画人扶持计划“寻光”下设子项目之一“胶囊计划”的应邀之作，将科幻与《易经》、活字印刷、中国古代哲学等传统文化元素做了深度融合，目前已揽获了超150万点击量。

就此，羊城晚报记者独家专访了朱晓鹏，听他讲述自己从《英歌》到《界》的成长，介绍《界》的幕后创作故事，并回应了网友们的反馈与解读。



有野心

“另辟蹊径，做更有中国特色的科幻片”

《界》最让网友津津乐道的，莫过于“科幻”与“国风”的糅合。

不断闪现在女主角李未脑海中的《易经》卦象、围绕在李未身边的无人机“金吾”和系统“枢机”……片中传统文化的印记比比皆是。

朱晓鹏表示，作为一部探讨人工智能的科幻题材动画，很容易走入与国外作品同质化的路径中，陷入相差无几的重复创作：“我们要做就做属于中国的科幻。”

羊城晚报：为何会有把科幻与传统文化融合在一起的灵感？在你看来，二者有何相容相契的点？

朱晓鹏：国外做科幻作品更早、更成熟，我们想另辟蹊径，做能突出我们特色的科幻片。创作

伊始，小组讨论时，团队主理人陈钻说了一句：“我们要做就做中国的科幻”，引发了我们的共鸣。再后来，我们发现，传统文化与未来科技二者确实有很多共通融的点。比如，《易经》中的六十四卦，采用的其实是二进制，与如今的计算机语言一致。

羊城晚报：要把传统文化元素融入作品中，你们做了哪些功课？是否担心误用或理解不够深刻，进而引发专业人士质疑或给网友带来误导？

朱晓鹏：在创作的过程中是会有担心的，我们毕竟是专家学者，所以会很小心地去做多方位的考据，比如查阅资料、阅读专著、咨询专家等。不过，个人

觉得，哪怕是真的错了，掀起批评或讨论了，让大家关注到传统文化的相关话题，那也是一件好事。

羊城晚报：除了视觉元素和画面符号，在精神内核上，《界》也是很中国的。

朱晓鹏：对，我觉得要做中国风科幻，不能只从视觉上融入，那样太表面了。我一直在思考怎么从故事内核上融入传统文化的哲思。我们在片中探讨了人工智能科技发展与人性道德的关系，引入道家文化的思考再适合不过了，它提倡顺从自然，我们也抛出了这样一个疑问：“人类作为自然中的一部分，由其创造出的人工智能是否属于‘自然’？”

《界》用9分钟的篇幅，以未来世界为背景，讲述了一个个人类对人工智能发起道德实验的故事，探讨“人工智能与人性道德边界何在”的议题。有了团队的加持，比起《英歌》先导片，《界》不管是从故事的成熟程度还是制作精度都有了飞跃性的提升，而这一切都是14个月的辛苦创作。

羊城晚报：相比起《英歌》的单打独斗，与团队共同创作的《界》对你来说，是挑战更多还是机遇更多？

朱晓鹏：我觉得挑战更大了。单打独斗时，虽然个人的时间、精力、技能都很有限，但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之内。

《界》以三维为主，我原先的工作经验偏向二维动画，导这条线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我对三维

流程的熟悉程度太低，所以在团队协同、时间周期把控上都面临挑战。另外，我们的团队本身是专攻动态设计的，《界》这种故事片也是我们跨界第一次做，压力和工作量并存。

羊城晚报：从酝酿构思到制作成片，一共花费了多长时间？

朱晓鹏：总共花了14个月。由于找到了合适的故事原著，一两周就确定了脚本。之后，就是细化脚本、做分镜，找概念艺术家一起做角色设定、场景设定。今年3月进入三维动画制作、渲染、合成等工作，特效部分则是从6月份开始全员熬了3个月时间赶出来的。

羊城晚报：做动画确实辛苦，作为创作者，你觉得动画的魅力在哪里？

盼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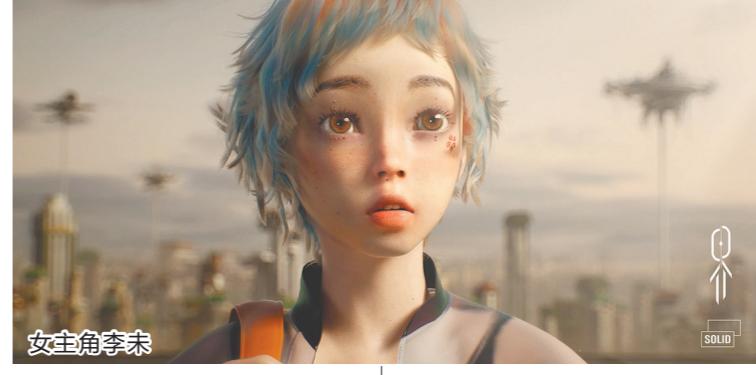
“创作者没有标准答案，观众能赋予作品含义”

羊城晚报：对于成片的最终效果，你有遗憾吗？

朱晓鹏：还有挺多遗憾的。由于时间和篇幅的限制，很多细节没做完美，节奏整体也急了点，该慢的地方没有慢下来。如果有时间的话，镜头表现上可以再丰富一点，视觉设计上也可以再飞扬一点，这需要我们不断提升审美。不过，虽然有遗憾，但并不妨碍观众理解故事和角色。

羊城晚报：在之后的动画创作里，你会把“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这种创作路数延续下去吗？

朱晓鹏：会的，我觉得传统文化有很多值得继续去挖掘的东西。如果是个人选择的话，当然是会想要多表现一些传统文化元素，毕竟这是土生土长的东西，离我更近。我们团队也是一样，不会抗拒任何风格的创作，也会拓展不同类型的作品。



女主角李未

《界》上线后，网友反馈热烈，各种剧情反转和留白，让网友们纷纷“脑洞大开”，积极思考和解读短片中的内容细节。甚至还有网友专门推出了解读视频，让《界》享受到了以往爆款影视剧才拥有的待遇。对此，朱晓鹏表示：“我觉得一部作品就应该这样，不光是创作者赋予它一些意义，观众也可以赋予它一些意义。”

羊城晚报：《界》上线后，网友给出的反馈如你所愿吗？如何看待大家的解读和“脑洞”？

朱晓鹏：我们得到了各种反馈，有鼓励有批评，有各种中肯的建议，我们在很认真地去看、去消化。

至于网友自我发挥的解读，也蛮有意思的。我的看法是：一部作品出来之后，就不再专属于创作者，它是属于观众的。所以创作者的观点我不会拿来当一个标准答案，去左右观众们的各种解读。

花地 A11

2022年11月15日/星期二/文化副刊部主编/责编 吴小攀 / 美编 张江 / 校对 潘丽玲

E-mail:hdzp@ycwb.com

他在他的画中再现历史，展现一生的感悟

画家沈嘉蔚访问记

□黄惟群(澳大利亚)

画家沈嘉蔚造了新房，几次邀我去看看，一直没去，因为太远。拿他的话说，如果把悉尼比作北京，他家就在石家庄，而我家在张家口。

沈嘉蔚的家在一个叫Bundeen的岛上。这岛，被称为“艺术村”，很出名，上面居住着很多艺术家。每月一次，艺术家们打开自家大门，不收费，让人前来参观。意外的是，网上查看艺术村介绍，首页即是沈嘉蔚的作画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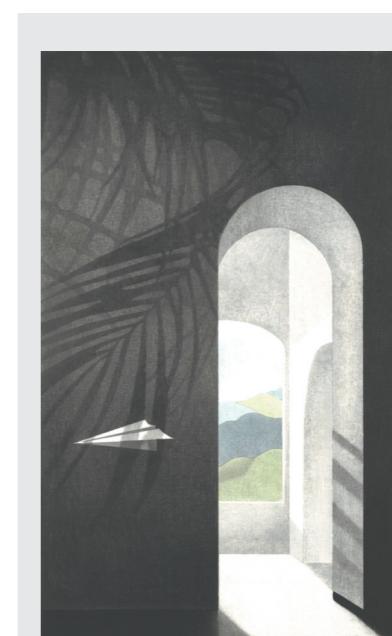
二十多年前，嘉蔚兄在这岛上有了自己的房，另盖新房只为一个目的：画画。为这画，非得专门造个画室。

终于，在画家老友汪爱华的陪同下，我夫妇开车七十公里，前往艺术村，看望沈嘉蔚、王兰夫妇和他们的新画室。

走进画室，愣住了。

画室超大，约100平方米，更突出的是高达9米。实为罕见。

画室四面墙上是四幅画，有的画了一半，有的少于一半，有的已近完工。每幅画，都高7



造景起幽疏影如注(绢本水印木刻)

顾亦鸣

这些年，沈嘉蔚的画，包括正在进行的四幅巨型画，主要是画历史、历史人物，他在他的画中再现历史，展现一生的感悟。

王兰的画室与嘉蔚的不同，干净、整齐。她的画，奇思异想，匠心独具。一同前往的汪爱华，就曾有个心愿，能进她的画室，并临摹她的画。王兰的性格也与嘉蔚不同，语言生动、幽默、实在，在饭桌上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很早成名，自己却似乎不知。她是个家务料理好手，还会种菜，一小块地上，就能种出三十个大冬瓜。

饭后，参观了他们的新居。三层楼的房子，专业设计师所设计，别致、独特、大气。室内装有电梯，想是为了腿脚不便的那天使用。房子临海，面向一望无际的太平洋，看过去的第一感觉——壮阔，非常强烈，一如沈嘉蔚的画。

巧遇与《神曲》

□徐志啸

心中激起了巨大的波澜，以至于多年以后，出于复杂的创作心态，但丁写下了诗篇《神曲》——它实际上是一部献给贝雅特丽奇的爱情长诗，尽管其中寄托了诗人反对意大利教皇及其贵族恶党，抒发自己爱国爱乡之情和寻求理想境界的抱负和志向。

他在《新生》里写道：“当我失去灵魂的第一次愉悦时，悲伤深深地刺痛了我，以至于我再也找不到慰藉了。”这是他得悉贝雅特丽奇不幸早逝的消息时，写下的真切感受。《新生》末尾，他又写道：“如果乐意给万物以生命的上帝再让我的生命持续几年，我希望能用以前从未用过的方式描写她。此后愿上帝保佑我的灵魂进入天国去欣赏她的美，去写贝雅特丽奇。”正是因为这种动机的久埋心底，他才会

在创作酝酿多时的巨作《神曲》时，特别安排贝雅特丽奇作为全诗的核心人物——“天堂”篇的向导，引导主人公在天堂遨游，两人共同享受天堂的无尽幸福。

由但丁创作《神曲》，特别安排心中恋人贝雅特丽奇作为《天堂篇》的幸福向导，笔者想到了古今中外的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中国的传统诗学先有“言志”说，后又有“缘情”说，诗歌创作为了“言志”，固然有道理，但在笔者看来，似乎“缘情”说更切合诗人的实际创作动机。这个“情”，可以是爱国爱民之情，可以是爱大自然之情，但更多也更自然的，大概应该是爱异性之情。

可以说，佛罗伦萨大街的两次偶遇，铸成了《神曲》，成就了一位世界级大诗人。

走进画室，愣住了。

画室超大，约100平方米，更

突出的是高达9米。实为罕见。

画室四面墙上是四幅画，有的

画了一半，有的少于一半，有的

已近完工。每幅画，都高7

“平行”的缘

□节延华

眼烟云。之后的日子里，我们之间依然没有联系，两人仍在“平行”的状态，没有关注，更没有往来。

差不多五年后，松明从北海转业回到广州。又过了若干年，我早已经退休了，一天在军区大操场散步的时候，突然间碰到了他。这才知道，他不仅转业了，而且在广州电力企业工作了十几年，如今也退休了。

也正是在诸多次散步中，才有机会了解到以前我所不知道的他的一些经历。他的老家在湖南乡下，我老家是河南农村，虽然地域不同，但是农村生活，却也是大同小异。特别是说话间流露出的对家乡那片土地的热爱和对家乡父老乡亲的一片深情，令我不禁为之动容。一个农村小伙十八九岁当兵到部队，从一名普通战士干到军分区的师职，最后又到地方一个大集团公司当领导，确实是靠自己一点点干出来的，没有一定的水平，那是难以想象的。

在北海吃的这顿饭，确实是和松明的第一次交往，很快就成了过

了朋友。

不久后，我有幸拜读到了松

明的第一次交往，很快就成了

过的朋友。

“平行”也是一种缘分啊！